



林子分內集纂要卷十

秣陵門人 錢士奇 全校閱
楊雲祖

知來藏往

或問知來藏往。林子曰。神以知來。由於知以藏往。卽所過者化。由於所存者神也。蓋往也者。屈也。屈而藏之也。知者。知此也。孔子曰。知及之。之也者。之也。此也。所謂孔顏樂處。而仁在其中矣。其曰仁能守之者。何也。孟子曰。仁。人心也。而心安乎仁者。守

之也。

林子曰。數往者順也。而知來不由於逆乎。故由太極而兩儀。兩儀而四象。四象而八卦者。順也。由八卦而四象。四象而兩儀。兩儀而太極者。逆也。故曰。易。逆數也。

象

夫象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象也者。象此者也。象人之身。而效法之。以爲爻也。故通一卦之六爻言之者。身之象也。豈曰象人之身焉已哉。諸凡上而天下。而地中。而日月星辰。雨風露雷。山川河嶽。飛走動植。而遍滿於天地間者。無不效而法之。象之。以爲卦。以爲爻矣。故曰。易之書。廣大悉備。

河圖洛書

林子曰。河圖虛其中者。無極而太極也。洛書實其中者。太極本無極也。或問何也。林子曰。河圖虛其中。而余則曰。無極者。本體之自然也。洛書實其中。而余則曰。太極者。由陰陽而太極。太極而無極。以復本體之自然也。故伏羲之圖。先天也。無極也。本

體虛空。虛空本體。而大禹之洛書。文王之後天。乃所以發明其道。而示人以所從入之門矣。

畫前之易

邵子曰。先天之學。心也。後天之學。迹也。出入有無。生死者。道也。又曰。先天學。心法也。故圖皆自中起。萬事萬化。生乎其心也。林子曰。識得先天圖中間空處。則畫前之易在我矣。

本體

林子曰。中庸一書。言本體甚悉。其曰天命之性者。本體也。上天之載者。本體也。中間所謂未發之中。無息之誠。不顯之德。與夫爲物不貳於穆不已者。亦皆本體之自然也。及其發也。博厚而載物。高明而覆物。悠久而成物也。夫豈待見而章。待動而變。待爲而成哉。亦皆本體之用之自然也。可得而形容乎。可得而擬議乎。故曰。予欲無言。又曰。子罕言。又曰。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。

林子曰。本體常明。不費工夫。至於所謂許多工夫者。亦不過求復此本體爾。然塵散而鏡明。雲開而

月皎。及其成功一也。

林子曰。天下何思何慮。本體本寂然也。死生利害之不足以入其心。本體本無累也。民胞物與之分量。本體本無我也。清明在躬。志氣如神。本體本虛明也。樂則生而惡可已者。本體本活潑也。不將不迎。應而不宰。本體本融徹也。

或問曰。出入無時。莫知其鄉。是心之本體與。林子曰。心之寂然不動者。心之本體也。莫知其鄉。卽出入也。出入卽存亡也。而操之則存者。乃孔孟之所以教人以求放心。而存成性者也。

林子曰。何思何慮之本體者。自然也。順以出之。率性之謂道也。廓然大公。物來順應。若有所擬議。有所安排。則是失其本體之自然矣。林子曰。心之本體者。性也。性上豈容添一物耶。故格而去之。以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也。

思慮爲從入之門

或問聖人原有此何思何慮之本體也。常人亦原有此何思何慮之本體也。然則廢思慮也。不亦可

乎。林子曰。思慮何可廢也。書曰。思曰睿。睿作聖。孔子曰。學而不思則罔。周子曰。思者聖功之本。夫豈惟學者作聖之功。而貴於思。而貴於慮哉。是雖聖人亦且不能廢乎思。廢乎慮矣。孟子曰。聖人既竭心思焉。由是觀之。思慮安可廢也。故何思何慮者。本體也。而思而慮者。乃所以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也。

林子曰。何思何慮之地。思之不得。慮之不及。又安可以思慮。而鑿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耶。然則何思何慮之本體。終不可以思而得。以慮而及乎。是雖不可以思而得。而廢乎思不可也。是雖不可以慮而及。而廢乎慮不可也。此豈非慎思慎慮。以爲從入之門邪。

天下

易曰。天下何思何慮。天下同歸而殊塗。百慮而一致。天下何思何慮。只此四句。而用天下者三。聖人之言。何其贅也。然聖人之言。不贅也。學者誠能知此三天下之微旨。則所謂中。所謂一。所謂誠與敬。

者。思過半矣。

或問三天下字。林子曰天下也者天下也。此本體之自然。何有於思。何有於慮。故殊塗而同歸。同歸於此也。百慮而一致。一致於此也。又至於窮神知化。而爲德之盛者。皆由此出。然非有得於孔子之心。而達乎河圖洛書之秘者。則又焉能知之矣。

林子曰。黃中者。中黃也。東木西金。南火北水。而中央土也。天命之性也。寂然之誠也。仁居其中。聖由此出。易曰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。記曰。中心安仁。道言也。

論語曰。天下歸仁。此天下下字。與天地之間間字。天地之心。心字。皆指此中而言。所謂孔顏樂處也。林子曰。何思何慮。心之本體也。人能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焉。則心不萌而性矣。心不萌而性。則離不陰而乾矣。

乾坤性情

林子曰。乾之性情在於坤。坤之性情在於乾。此坎

離之所以交。而地天之所以泰也。故乾坤者性情也。而謂之先天可乎。余故曰後天之先天也。

林子曰。水潤下。而火炎上。亦其性情然也。

先天不屬氣

林子曰。先天不屬氣。而太和元氣浩然之氣。皆由此中出。所謂無氣而生氣也。

先天一氣

林子曰。先天一氣。從虛無中來。豈非乾坤未判之先。而太虛太無。自有混元至精者在與。故曰有物

混成。先天地生。

歸根復命

林子曰。根從何生。惟識根。然後能歸根。命從何始。惟知命。然後能復命。白玉蟾曰。形中以神爲君。神乃形之命。神中以性爲極。性乃神之命。自形中之神。以入神中之性。此之謂歸根復命。

神谷

靈樞經曰。天谷元神。守之自真。林子曰。天谷者。神谷也。神谷者。元宮也。白玉蟾曰。神棲於元宮。氣騰

於牝府。

玄牝

林子曰。玄牝之翕闢者。乾坤之象也。天根月窟之來往者。日月之象也。

林子曰。玄牝以靜極而見也。姤房以情溢而闢也。兆瓊生問曰。玄牝者心與。林子曰。非心非不心也。真息。

林子曰。吾身之呼吸。天上之日月也。故一春一秋者。一息也。一潮一汐者。一息也。

林子曰。人之氣。子時尾間。丑寅腰間。卯辰巳脊脊。午泥丸。未申酉胸膈。戌亥又歸於腹中。此一日之升降也。而道家謂之一息亦然者。真息往來。而呼吸之機。自能奪天地之造化矣。

林子曰。內煉之法。息息相繼者。真息自然往來也。林子曰。金丹之道。要使心息相依。故曰息者自心也。又曰。息息歸根。金丹之母。

卽心卽丹

林子曰。丹卽心。心卽丹。若外心以求丹。不識丹也。

仕欽生問金丹。林子曰：丹者，心也。有一點爲善之心也。金者，剛也。以天下萬世非之而不顧也。煉生問神丹。林子曰：以心之神明不測者，神丹也。又問金丹。林子曰：金也者，堅也。謂心之歷萬劫而不壞也。

火候

或問火候。林子曰：綿綿若存，老氏之火候也。又問真火本無候者，何謂也。林子曰：養珠者，龍抱卵者，雞。豈有言語傳相告教哉。天機妙用，自然而然。

古人有言曰：順則生人，逆則成丹。所謂生人者，受氣托形之初，問之母，不知也。母呼亦呼，母吸亦吸。而兒在胎中，得以成形而化生者，問之母，不知也。成丹之法，亦復如是。以採藥言之，不採而自採也。以火候言之，無候而有候也。亦無沐浴，自然而沐浴。亦無刑德，自然而刑德。至於進退抽添，交媾攢簇，莫不自然而然，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。林子曰：不運氣而氣自運者，得一也。白玉蟾曰：神則火也，氣則藥也。以火煉藥而成丹。

者。卽以神御氣而成道也。林子曰。夫螻蛄之蟲。孕螟蛉之子。以混其氣者。藥也。以和其神者。火也。若龜龜相顧。神交也。神交而氣未始不交。火中有藥也。鶴鶴相唳。氣交也。氣交而神未始不交。藥中有火也。至於不根而生芝菌。不母而生螭螭。而陰陽相搏。燥濕相育。亦有神火氣藥爲之根。爲之母焉。以成其變化之用。而遂其生息之機矣。

林子曰。火候之微。易盡之矣。陰陽消息。生生不窮。易曰。生生之謂易。故坤而復矣。而臨。而泰。而大壯。而夬。而乾。乾而姤矣。而遯。而否。而觀。而剝。而坤。陽火陰符。進退抽添。道豈遠哉。故曰。但至誠合自然。林子曰。一念外馳。火候差失者。危也。能毋防乎。故曰。念起卽覺。又曰。不滅照心。

林子曰。神凝則精氣聚。而百寶結者。藥物也。真息往來。而未嘗少有間斷者。火候也。

元神

參同契曰。混沌處相接。權輿樹根基。經營養艱鄂。凝神以成軀。林子曰。凝神以成軀者。釋氏所謂實

相者是也。古人有詩曰。經營勤鄂體虛無。便把元神裏面居。息往息來無間斷。聖胎成就合元初。

常明

或問常明。林子曰。君不見兩精相搏。而火生乎。木之相摩。石之相擊者。兩精也。而火則自然生乎其間矣。故元神者。真火也。昭昭靈靈。萬古不滅。

忘

林子曰。奚物而爲石。奚物而爲火者。忘物也。莊子曰。智生而無以智爲也。又曰。日鑿一竅。七日而混沌死。故無以智爲也。而混沌有不全乎。胡混成曰。保元和者。莫先於去情識。故情識旣去矣。而元和有不冲乎。

五行不到處

林子曰。天地之間。孰不生死於五行之中。而爲五行之所相生滅者也。若終能至神。不復生意。則是超出五行之外。而五行爲吾用矣。

林子曰。不爲陰陽五行所生滅。如父母未生時一般者。真人也。

林子曰。父母未生。我是誰者。本來面目也。工夫到此。雖欲着些意思。也不得。故曰象罔得之。此先天無爲之學也。

余嘗有詩曰。無爲也有工夫在。或問曰。何謂也。林子曰。一闔一闢之謂變。妙用之自然也。

言者不知

古人有詩曰。混沌生前混沌圓。箇中消息不容傳。劈開竅內竅中竅。踏破天中天外天。林子曰。竅中之竅者。天外之天也。故曰玄之又玄。衆妙之門。混

沌消息。豈容言傳。

林子曰。言者不知。得而傳乎。故曰這些消息。誰傳授。沒口先生說與吾。

大道至簡至易

林子曰。大道至簡至易。旁門至繁至難。鍾離曰。妙法三千六百門。學人各執一爲根。豈知些子神仙訣。不在三千六百門。所謂至簡至易者。神仙之真訣也。故曰。神仙不肯分明說。說得分明笑殺人。

至誠亦神仙

林子曰。反身而誠者。反而身之者誠也。人茂生曰。忠臣之忠。孝子之孝。而至於誠者。亦神仙也。神仙非幻術也。誠而神者。神仙也。若茂也。可與語三教之大矣。故比干之剖心。申生之待烹。丹心一點。萬古不滅。雖謂之刑解而去可也。

黃帝鼎湖

林子曰。黃帝鼎湖。非今之所謂道與。何其歷帝而五之。於是知三教之名。三代以上未之有也。

老子無爲

林子曰。得其一而萬事畢。老子之無爲也。

黃大本問曰。世以老子爲虛無。何謂也。林子曰。性本虛而無也。惟至虛。而天下之至實。寓焉。惟至無。而天下之至有。寓焉。此老子之所以能還天地之初。復淳朴之原也。故實其腹。則能得其一。得其一。則能虛而無。大本又問曰。虛無之說。世人以外言之。何也。林子曰。豈非以天下之事。而率歸之無有。與然此非老子虛無之大義也。

夫聖人之生也。以弭盜也。而曰聖人不死。大盜不

止者。何也。制爲斗衡。以息爭也。而曰剖斗折衡。而民不爭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以聖人字而觀之。便識老子之心矣。豈有尊之爲聖人。而固譏之耶。善哉。莊子有言曰。天下之善人少。而不善人多。則是聖人之利天下者少。而害天下者多也。豈非以竊聖人之道。而援以爲奸者發也。子獨不觀老子之言曰。兵者不祥之器。聖人不得已而用之。故其方用兵也。必不銷鋒鋷。鎬以坐視其危。則其當立制也。亦豈剖斗折衡。以空抱其信哉。蓋傷時俗之流弊。不能復如洪荒之無事也。故曰以意逆志。是爲得之。跖之徒問於跖曰。妄意室中之藏。聖也。入先。勇也。出後。義也。知可否。智也。分均。仁也。聖勇義智仁者。聖人之道也。故曰跖不得聖人之道。不行嗟乎。嗟乎。六經之道。以爲後世奸人之資者。亦多有之。豈不惜哉。

未知老子之道

時有造林子者。自謂上而天文。下而地理。中而人物。皆已達其微。而會其要矣。又盛言孔子之所以

是。而老子之所以非者。林子曰。老子之道果非乎。曰。然。林子乃舉天地之間。其猶橐籥以問之。其人不能答。良久曰。所言之理。令人不能解。豈大中至正之道哉。林子復舉吾道一以貫之。以問之。其人又不能答。林子曰。不知孔子一貫之一。安識老子守中之中。

林子分內集纂要卷十一

長洲門人沈啓明

全校閱

嘉定門人許自俊

卽心卽佛

應鉢生問佛。林子曰。心存便是敬。心存便是佛也。林子曰。心本清淨者。釋迦也。心本平直者。彌陀也。林子曰。心外無佛。佛外無心。若言心能做佛者。卽是心與佛別。不識心也。如居士曰。心悟是佛。心外無佛。心邪是魔。心外

無魔。林子曰。切不可言佛魔。別亦只在迷悟之間爾。

林子曰。外心以求佛。是外心以求心也。

衆生卽佛

或問曰。卽心卽佛。旣已知之。而曰衆生卽佛。尚猶未悟。林子曰。旣曰卽心卽佛。而衆生之心。獨非佛之心與。

周子曰。誠無爲。幾善惡。同出而異名也。

明一生問曰。如何是佛心。林子曰。有作佛之心者。佛心也。如何是衆生心。林子曰。無作佛之心者。衆生心也。

西方者心

林子曰。西方者。心也。壇經曰。見西方只在剎那。

出家者心

林子曰。出家者。心也。壇經曰。在家亦得。在寺亦得。非心非佛。

林子在上生蘭若。門弟子五六人侍。一生問曰。佛在何處。林子曰。佛在汝身之內。然而心亦在身之

內與。林子曰。不知也。一生問曰。佛在何處。林子曰。佛在汝身之外。然而心亦在身之外。與。林子曰。不知也。一生問曰。佛在何處。林子曰。佛在天地之內。與。林子曰。佛在天地之外。然而心亦在天地之內。與。林子曰。不知也。一生問曰。心與佛皆無定在與。林子曰。無定在而有定在也。夫如此則皆有定在與。林子曰。有定在而無定在也。又問。心與佛其不可得而識與。林子曰。夫不可得而識者。非心非佛也。可得而識者。非心非佛也。

先須見性

林子曰。卽佛卽心。心其可得而見乎。心其不可得而見矣。佛其可得而見乎。佛其不可得而見矣。而曰。見佛者何也。故以佛爲必可得而見之。固不可謂之佛矣。而以佛爲必不可得而見之。又將何以名佛也哉。若欲見佛。先須見性。余故曰。見性。性見。見不在眼者。此也。

或問不屬於言語文字。而曰參禪看文華。又曰參禪看文華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見性之人。言下自當見之。而况文乎。雖曰不屬於言。而卽其言也。則亦可得而知矣。雖曰不屬於文。而卽其文也。則亦可得而知矣。

自性自佛

林子曰。自性自度。卽是自性自佛也。以其虛空也。故天地莫能囿。以其變化也。故鬼神莫能測。以其各足也。故在聖而不增。在凡而不減。

林子曰。自性自定。離性無別定。自性自慧。離性無別慧。

卽性卽空

林子曰。卽佛卽性。卽性卽空。又曰。空卽是性。性卽是佛。

林子曰。性外無空。空外無性。若言性亦能空者。卽是性與空別。不識性也。

林子曰。自性無佛。亦無衆生。無菩提。亦無煩惱。故曰無佛可做。又曰。亦無衆生得滅度者。六祖曰。凡

夫卽佛。而檗山曰。佛與衆生無異相。林子曰。佛與衆生本來空也。

六祖曰。煩惱卽菩提。而檗山曰。煩惱與菩提無異相。林子曰。煩惱與菩提本來空也。

林子曰。有法空也。無法空也。有法而無法空也。有爲空也。無爲空也。有爲而無爲空也。有念空也。無念空也。有念而無念空也。有住空也。無住空也。有住而無住空也。又曰。生死空也。涅槃空也。生死卽是涅槃空也。無明空也。正覺空也。無明卽是正覺空也。

林子曰。不思善。不思惡。那箇是本來面目。卽性卽空也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卽性卽空也。又曰。無意無必無取無舍。卽性卽空也。無執無着。無虛無妄。卽性卽空也。太虛非虛。太無非無。卽性卽空也。林子曰。無色。無受。想。行。識。無色。聲。香。味。觸。法者。以五陰六塵。本無安着處也。

林子曰。僧璨覓罪。了不可得。而曰。與汝懺罪竟者。何也。經曰。諦觀心是本來空。是則名爲真懺悔。無

垢子曰。我心本空。罪福無主。

色空本空

林子曰。如來無有智。不入於空相。色空空亦空。二空本來同。無色無無色。無空無無空。空色着於空。俱不離於相。

林子曰。空相空故。心不着於相。空心空故。心不着於空。

林子曰。空不在於相。心空相空。空不在於空。心空空空。

林子曰。心本空。而心不知有相者。相亦空也。空其心。而心猶知有空者。空亦相也。

林子曰。色矣而有色相。空矣而有空相。色相空相。其失均也。

林子曰。空無所空。法身自彰。故曰四大五蘊。任他虛生虛沒。於自己法身。總無交涉。由是觀之。既無可空之相。又安有可空之空耶。

自性空故

林子曰。邪念生時生不生。邪念滅時滅不滅。生者

自生滅者自滅。於我自性總無交涉。
林子曰。正念生時生不生。正念滅時滅不滅。生者
自生滅者自滅。於我自性總無交涉。

或問坐禪。林子曰。坐禪者非禪也。又問何名爲禪。
林子曰。性空之謂禪。

或問入定。林子曰。入定者非定也。又問何名爲定。
林子曰。性空之謂定。

常定常空

林子曰。常定是空。常空是定。

林子曰。空可空。非常空。定可定。非常定。

空門

林子曰。玄中之竅者。空門也。空門者。虛空之門也。
三世諸佛。都由此中出。故曰。一竅能納太虛空。

天地從空中來

古人有言曰。未有天地。先有此空。林子曰。天地亦
從空中來爾。

如來藏

林子曰。如來藏。裡空也。故曰。若能放下空無物。便

是如來藏裡行。

正法眼藏

林子曰。得此這箇。乃是正法眼也。天地萬物。無不包羅。故曰藏。而曰涅槃妙心者。六祖所謂不離當念是也。

法身

或問法身。林子曰。虛空是也。或問虛空。林子曰。法身是也。

林子曰。法身。空也。故五行不能拘。以其空。無得而拘也。陰陽不能役。以其空。無得而役也。三千俱壞。此相不壞。以其空。無得而壞也。

實相

林子曰。四大者。妄身也。無形者。實相也。所謂實相者。經謂之佛。亦謂之如來。亦謂之法身。舍利子。本來面目。自在菩提者是也。又曰。實相者。空相也。林子曰。本來面目者。佛也。故曰。有一真人在。已靈宮。徃徃來來。縱橫無礙。

法身妙用

林子曰。蛤蜊世界。具足法身。何物非道也。山河大地。皆吾妙用。何處非佛也。

人茂生問山河大地。皆吾法身之妙用也。其旨如何。林子曰。莫非外也。莫非內也。故日月星辰者。法身之照臨也。山嶽河海者。法身之流峙也。若謂法身。特與天地之氣能相通。則是有我而有外矣。故曰。仁者渾然與天地同體者。天地卽我。我卽天地也。

林子曰。行住坐臥。皆是佛之妙用。故曰。渴飲饑食。常對面。又曰。心心念念。處處逢渠。

林子曰。愈防檢。愈不定。愈窮索。愈不精。程子曰。識得此理。不須防檢。不須窮索。亦此意也。

降伏

時有談佛者。自謂有得西來之旨。與林子語及無所住而生其心。林子曰。上文云何應住。云何降伏其心。降或如字。或平聲。對曰。當作平聲。林子曰。豈以心敵外物而降之耶。對曰。然。信如所言。則降當作降敵之降。而伏亦當作懾服之服。與其人默然。

住

金剛經曰。應如是住。又曰。但應如所教住。華嚴經曰。住無所住。楞伽經曰。離不實妄想。是名如如住。又曰。得住般若波羅蜜。般若經曰。以無住相。卽住般若波羅蜜。三昧經曰。我從無住處。是處禮如來。由是觀之。住而無所住。無所住而住者。所謂無爲法也。不著於相。不著於空。

金剛經曰。無所住而生其心。楞嚴經曰。常住真心。蓋不住於色聲香味觸法。則真心常住矣。

觀

林子曰。觀自在菩薩。觀乃止觀之觀也。故卽繼之曰。般若波羅蜜。於是而知觀也者。以般若智而觀之也。夫下文曰無智。而此不曰無智。而曰般若者。何也。蓋非智而安得知我自在菩薩耶。非智而安能觀我自在菩薩耶。但智而無所於智。觀而無所於觀。亦惟於無所住處。而住之已爾。又問無所住處。林子曰。金剛經所云。應如是住。如是降伏其心者。是也。或人不悟。又問。林子曰。汝旣不會。我亦難

言

永斷

心經曰。無無明。而圓覺經曰。永斷無明者。何謂也。林子曰。無無明者。本體也。永斷無明者。復此本體也。

常寂

或問聲色臭味之入也。而寂然之本體。固定與。林子曰。雲駛月運。舟鷺岸移。

往生

法一生問往生之旨。林子曰。五濁惡世。倏變而爲阿彌陀佛國者。往生也。實非有所往而生也。

離法離塵

林子曰。本來無佛。無一法可說。若言有法可說。亦是有佛可做。金剛經曰。無法可說。是名說法。

林子曰。未證佛果。本無六欲。既登彼岸。亦無涅槃。林子曰。厭生死心。幻心也。愛涅槃心。亦幻心也。

圓覺經曰。幻塵滅故。幻滅亦滅。幻滅滅故。非幻不滅。林子曰。滅無可滅。名曰寂滅。

卷十一
林子曰。衆幻滅無處者。無幻可滅也。若云滅幻。是滅是幻。

離解離空

林子曰。謂我能悟者。迷也。謂我能聖者。凡也。謂我能作佛者。衆生也。故無悟。無迷。無聖。無凡。無佛。無衆生者。空也。故曰空門。

林子曰。若言見解。不離見解。若言本空。亦不離空。或問禪佛性空四者之義。林子曰。無禪。無佛。無性。無空。或問曰。何謂也。林子曰。若言有禪。便剝箇禪

字。若言有佛。便剝箇佛字。若言有性。便剝箇性字。若言有空。便剝箇空字。或曰。空亦無與。林子曰。有空不空。故禪無其禪。乃爲真禪。佛無其佛。乃爲真佛。性無其性。乃爲真性。空無其空。乃爲真空。又曰。亦無無禪。亦無無佛。亦無無性。亦無無空。

圓覺經曰。於圓覺中。無取覺者。林子曰。起心取證。卽不圓覺。

林子曰。若能見性。四病自離。圓覺經曰。我於本心。作種種行。欲求圓覺。彼圓覺性。非作得故。涅槃生

死。無起滅念。任彼一切。隨諸法性。欲求圓覺。彼圓覺性。非任有故。我今自心。永息諸念。得一切性。寂然平等。欲求圓覺。彼圓覺性。非止念故。我今永斷一切煩惱身心。畢竟空無所有。何況根塵虛妄境界。一切永寂。欲求圓覺。彼圓覺性。非寂相故。

外性非禪

或問世之所謂禪者。林子曰。圍坐斷滅。外性爲禪。只名外道。不名爲禪。

無佛真佛

佛本無佛。我不是佛。我卽是佛。我不名佛。我不名佛。人不我佛。人不我佛。我不是佛。儒者需人。是世間人。仙者山人。出世間人。佛者弗人。盡虛空界。我不是佛。無虛空界。

盡虛空界。有界有盡。無虛空界。無界無盡。無虛空界。盡無虛空界。無盡。虛空界非有盡。虛空界非無盡。

佛與無佛。是平等佛。佛佛無佛。世尊曰佛。

或問佛佛也。而曰無佛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心空則身

空。身空則天地空。天地空則虛空空。夫心身天地
虛空皆空矣。又安有佛。惟其無佛。乃名爲佛。故心
不能空。是心是相。心著於相。是相非佛。身不能空。
是身是相。身著於相。是相非佛。天地不空。天地是
相。天地無相。我相天地。是相非佛。虛空不空。虛空
是相。虛空無相。我相虛空。是相非佛。夫豈曰觀心
而心無心。觀身而身無身。觀天地而天地無天地。
觀虛空而虛空無虛空。而并其觀也。亦且忘之矣。
又豈曰忘觀。而并其忘也。亦且忘之矣。故名曰佛。
佛本無佛也。是謂真佛。

或問旣曰無佛。而又曰佛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佛故無
佛。或人未達。林子曰。以我之本體未嘗有佛也。夫
旣曰未嘗有佛。而佛則從何而來乎。林子曰。來而
無所於來者。如來也。

自性如來

或問自性如來。林子曰。天之内。天之外。皆虛空也。
皆虛空則皆我也。而或覆或載。或照或臨。或鼓或
潤。或峙或流。與夫親上親下。生生而無盡者。孰非

我之妙用乎。故曰佛身充滿於法界。普現一切衆生前。隨形赴感。靡不周。而常處此菩提座。

猶曰未嘗有漸而漸。則與終同。來乎。林子曰。來而漸。如人未盡。林子曰。以非之本。豈未嘗有漸也。夫。如問。猶曰無漸。而又曰漸。答曰。也。林子曰。漸。姑無。漸本無漸也。是豈真漸。

林子分內集纂要卷十二

江寧門人 陳萬祺 全校

湯

仲尼頓漸之教

兆居生問曰。仲尼之教。亦有頓漸與。林子曰。一以貫之者。頓教也。先博文而約禮者。漸教也。

彼岸

文興生問釋氏彼岸之旨。林子曰。豈必釋氏。雖儒門亦有之。故不違如愚。先登仲尼之彼岸矣。而欲

從之末由者。時惟泊舟於彼岸之海矣也。

林子曰。篤信聖人者。以彼岸之在人。也。反求諸已者。以彼岸之在我也。獻策生問曰。豈非所謂自性自度者與。林子曰。然。

林子曰。回以愚而登仲尼之彼岸也。參以魯而登仲尼之彼岸也。

林子曰。絕苦海者。不假筏而誕登也。而出悅紛華。則亦望洋而竊嘆矣。豈其風逆而浪惡耶。由其棹之者之未力也。

溥博淵泉

或問何以謂之溥博淵泉。林子曰。此固無待於問。其曰如天如淵。既已明矣。而又曰。淵淵其淵。浩浩其天。此乃釋氏無量甚深之密旨也。夫惟其溥博淵泉也。故能言之。民莫不信。行之。民莫不悅。洋溢中國。施及蠻貊。凡有血氣。莫不尊親。然不曰配天已也。天地且自我位之矣。化育且自我知之矣。此孔子之學之大。無窮達一也。豈必其在天子之位。然後能則天。蕩蕩而無能名耶。

度世

或問舜亦度世與。林子曰。舜所居一年成邑。三年成都。至於光天之下。海隅蒼生。又至於鳳凰來儀。百獸率舞。又至於仲尼且祖述之。而大哉之堯君哉之舜。自唐虞以來。至於今。世世誦之而不衰也。

文王日月

佛放大明光。普照十方世界。林子曰。光四方而顯西土者。文王之日月也。

阿彌陀佛

或問何以謂之阿彌陀佛也。林子曰。阿者無也。彌者滿也。陀者光也。蓋言無處不充滿。無處不光亮。譬之月焉。而川川皆其月也。譬之仁焉。而顆顆皆其仁也。而其所謂佛者。何義也。蓋言佛者。覺也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而孔子所謂抑亦先覺者是也。若待安排。若待擬議。便不多覺。便不是佛。而所謂阿彌陀佛之義。其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乎。

觀世音

嘉靖庚申黃生仕欽。初從林子受業。以世祀觀世

音於家。問於林子曰。祀而世音是與。林子曰。子豈以祀觀世音爲非乎。余何嘗不祀觀世音。若觀世音之所謂大慈大悲者。非他也。不謂之孟子不忍人之心。怵惕惻隱者耶。乍見之頃。良心卒發。是乃余之觀世音。余惟日擴而充之。無所往而不爲仁。是乃余之所以祀觀世音也。於是黃生仕欽。知觀世音之應變神通。皆備於我。而一念真切。日行好事。常存救人。可謂能慈能悲。都從自己陀羅尼經中流出。然亦不輟祀觀世音。曰。此古人之象教也。至萬曆己卯。黃生棄官歸自東筦。乃復取唐吳道子所寫遺像。而付之梓氏。其殆欲悉諸有情者而興起之。以共復此大慈大悲之本體。擴而充之也哉。余喜而書之。亦以應其請也。

佛生日

林子曰。佛卽心也。洗佛卽洗心也。夫心本清淨矣。而謂之洗心者。何也。以心住塵。而有妄心也。誠能悉其妄心。而洗濯之。以復還我本來之清淨。陀陀灑灑。獨露真常。卽是吾心之釋迦佛出現於世也。

吾心之釋迦佛出現於世。卽是吾心之釋迦佛。始生日也。故特報一切人。一切心清淨。各識清淨心。同登佛淨土。儒書曰。洗心退藏於密。道書曰。洗心滌慮。謂之沐浴。不亦謂之洗佛之教義乎。然佛本現成。洗亦是垢。此又善知識者之所宜知也。

東夷玄德

或問釋迦不生於夷。與林子曰。玄德之舜。華人得而夷乎。

二親最神

四十二章曰。事天地神明。莫若孝其二親。二親最神也。林子曰。豈非以二親之氣。與我常相流通者乎。

顏文不諱言二氏

林子曰。顏魯公嘗問道於慧明巖峻。而持其戒。文文山命其子曰。道生。次佛生。

心本虛空

文命生問道之虛。釋之空也。是與林子曰。心本虛空也。故太虛太空者。天也。

無念

林子曰。天下何思何慮者。無念爲宗也。

無思

林子曰。不思善。不思惡者。無思也。

無住

林子曰。心無所住。無所住心也。或問心不住於我。與。林子曰。我安能住此心也。又問心不住於天地。與。林子曰。天地安能住我之心也。然則心不住於虛空。與。林子曰。若有虛空可住。便不是虛空也。

無我

或問毀譽果能忘之與。林子曰。忘之而無所於忘也。其次則忘之而有所於忘也。豈曰毀譽而榮辱亦且忘之矣。豈曰榮辱而利害亦且忘之矣。豈曰利害而死生亦且忘之矣。而其所以然者。以其不知有身故也。夫旣不知有身矣。則亦何生何死。而况於利害。而况於榮辱。而况於毀譽乎。

無相

或問釋氏無有男女等相。林子曰。此自其佛之性

言之。以佛之性。本無男女等相也。又問平等無有高下。林子曰。此亦自其佛之性言之。以佛之性。本無高下等相也。然自其佛之性言之。固無男無女。無高無下。而無分無別也。若以其人之情言之。則有男有女。有高有下。而有分有別也。近有竊佛之聲者。不知了性。不知忘情。而傳會於無相之說。謾將男女而羣列之。能無瀆乎。瀆則壞禮。漫將高下而等夷之。能無凌乎。凌則爽分。故授受不親。以禮之別。而類聚有秩。乃分之宜。

神秀爲教授師

或問釋氏以最上一乘爲大。而五祖弘忍。乃以神秀爲教授師者何也。林子曰。最上一乘。豈可槩責之。釋氏者流乎。孔子曰。中人以上。可以語上。故帝堯之執中。非大舜其孰傳之。孔子之一貫。非曾參其孰唯之。故余之教。每以三綱四業爲先焉。夫旣先之以三綱。先之以四業矣。而不知身之所以生。生之所以養。養之所以成者。不可也。夫旣知身之所以生。生之所以養。養之所以成矣。而不知吾未

生以前。虛空之本體。不可也。夫至於能復虛空之本體焉。則身且忘矣。而又奚生之可養。奚養之可成耶。似此地步。是雖古人亦猶難之。而非可以易言也。

釋氏亦有心法

時有儒名而禪學者。造林子而問曰。孔門教人果有法與。林子曰。然。抑孔門教人之法。果以存心爲先與。林子曰。然。夫孔門教人之法。旣先存心矣。而釋氏之教。則異於是焉。七處徵心。皆云是妄。又焉

用法而先存心邪。林子曰。釋氏之教。余未之學也。然余嘗聞其槩矣。亦有心法。亦先存心。金剛經曰。法尚應捨。何況非法。則是釋氏亦有其法矣。又曰。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。而有差別。夫曰無爲法者。無爲爲之之不鑿也。遺教經曰。心之可畏。甚於毒蛇惡獸。怨賊大火。越逸未足喻也。然能無制之之法邪。又曰。當急挫之。無令放逸。縱此心者。喪人善事。制之一處。無事不辨。又非所謂心在腔子裡而存心耶。由是觀之。則儒釋之道。似亦有同焉。而子

必欲逃儒以歸釋也何與。

修證

林子曰。夫曰汚染不得者。豈不以人性本自清淨耶。雖曰無修而亦不能不假於修者。爲心迷故也。雖曰無證而亦不能不假於證者。爲心迷故也。夫如是。則亦有修有證與。林子曰。去其心迷者。非修乎。卽自見性者。非證乎。

不爲無思無慮所縛

易曰。天下何思何慮。天下同歸而殊塗。百慮而一致。天下何思何慮。若也不知何思何慮之本體。而無所於思。無所於慮。便是爲何思何慮所縛。不謂之告子操存堅執。先孟子之不動心耶。又不謂之大通和尚。虛空無形。了無一物之可見耶。壇經曰。惠能沒伎倆。不斷百思想。對境心數起。菩提作麼長。

識性

王棲雲曰。靜中境界。甚有多般。皆自己識神所化。因靜而現。林子曰。真性者。實性也。若夫識性。乃所

以鑿乎其真也。

認鑛爲金

林子曰。認識神以爲元神者。認鑛以爲金也。

銷鑛爲金

或問鑛銷爲金。不重爲鑛。夫衆生一鑛也。而能銷之以爲金乎。林子曰。夫鑛特一至頑之物爾。而人爲之重立性命。再造乾坤。猶能爲金。不重爲鑛。如此。而況於鼠之爲鴛。雀之爲蛤。而爲有知之物者乎。豈曰鼠鴛雀蛤。而萬族則皆有然者。而況於人

而爲萬族之靈者乎。若衆生一鑛也。不知所以變化氣質。不知所以再造乾坤。則亦安能銷鑛爲金。而爲賢爲聖。成仙作佛耶。

學貴致用

林子曰。馳驅駿奔而心靜者。雖謂之禪定之釋子可也。禪床面壁而心不靜者。雖謂之伽梨之獼猴可也。起元生問曰。學問之道。主靜而已。與。林子曰。達則致其用於天下。窮則致其用於萬世。若二氏之荒唐枯槁。不知致用也。故必其盡人物之性。以

參天地贊化育也。斯謂之盡性之聖人矣。
財施者凡

林子曰。古人有財。類能施之。故凡若所識得我者。抑又下矣。

不住相布施

何生問。不住相布施。林子曰。汝以爲我之體。其天地萬物之體乎。其非天地萬物之體乎。我之心。其天地萬物之心乎。其非天地萬物之心乎。能會此意。則所謂不住相布施者。可槩見於此矣。何生未

達。林子曰。天地萬物之體。其我之體乎。其非我之體乎。天地萬物之心。其我之心乎。其非我之心乎。何生猶然未悟。林子曰。我與天地萬物無二體也。而天地萬物賴我之體爲之運用。我與天地萬物無二心也。而天地萬物賴我之心爲之感通。林子曰。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雲行雨施。品物流形。此其不住於相。而親上親下。其有不在於生生化化之中者乎。

邪道歸正

林子曰。好貨好色。與民同樂。邪道而歸正也。故曰天機只在嗜欲中。

魔說密語

林子曰。陽貨之言。七篇錄之。魔說而密語也。紹科生問曰。謂密語爲外書者。又何也。林子曰。人而不仁矣。雖以夷之禮。夔之樂。而日陳於前也。特文爾。

日午三更

林子曰。亥子之間者。寂也。六時曰。日午三更。其亦喧而寂者乎。至入廟而心肅。登山而神怡。日午而

三更者。暫也。

乍見夜氣

林子曰。夜氣清明。而天理則常存矣。乍見之頃。亦夜氣也。而反覆牴牾。納交要譽。則情蕩而性牽矣。豈其所謂本來面目。而能復其初耶。

道釋者流能輕名利

林子曰。坐禪以學佛。運氣以修道。雖大失釋迦老子之本意。然亦能忍嗜欲。絕聲利。其於孳孳爲名而爲利者。亦大不侔矣。

僧服

應麟生問曰。僧不釋服。與林子曰。以達磨而復反之西也。其於胡服也宜矣。或者以二祖慧可。惟當服中國之服。余亦以爲然。

慈悲字義

三樂生問慈悲之義。林子曰。古人有言曰。茲心爲慈。非心爲悲。故失此心之良者。謂之不慈。非其心之所安而爲之者。謂之不悲。

三尼字義

或問尼字之義。林子曰。尼山也。而尼也者。是亦鎮靜不移之義也。故孔子名丘。字仲尼。而老子曰清尼。釋迦曰牟尼。若今之諸僧。每自稱曰比丘者。何也。豈非以其心之鎮靜。如丘山者然耶。至於女僧。亦皆以尼名。曰比丘尼。林子曰。儒之執中。道之守中。釋之空。而其心之尼。可得而動耶。儒之主一道之得一。釋之歸一。而其心之尼。可得而動耶。論語曰。三十而立。四十而不惑。夫曰立矣。曰不惑矣。而諸凡天下之物。有足以動其心之尼乎。故叔

孫之毀。何傷日月。而是非忘矣。夾谷之會。乃命有司。而利害忘矣。在陳之阨。遭宋之要。而死生忘矣。至於釋迦割截身體。不生嗔恨。而割截身體。豈足以動釋迦之心之尼乎。老子曰。呼我牛也。而謂之牛。呼我馬也。而謂之馬。而呼牛呼馬。亦豈足以動老子之心之尼乎。

因果感應天道自然

或問釋曰。因果。老曰。感應。豈孔子之儒。亦有因果感應之說。與。林子曰。有因則有果。有感則有應。天

道之自然也。昔者益贊于禹曰。滿招損謙受益。是乃天道。故月盈則虧。日中則昃。不謂之天道之自然耶。余今爲汝試言之。而儒門之所謂因果感應。則亦可考而知矣。易曰。積善之家。必有餘慶。積不善之家。必有餘殃。又曰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。惡不積不足以滅身。書曰。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又曰。德惟一。動罔不吉。德二三。動罔不凶。惟吉凶不僭在人。惟天降災祥在德。又觀箕子之論休徵也。肅而時雨。乂而時暘。哲而時燠。謀而時寒。

聖而時風。其論咎徵也。狂而恒雨。僭而恒暘。豫而恒燠。急而恒寒。蒙而恒風。豈非釋氏因果。老氏感應之機也哉。至於繫辭所謂出其言善。則千里之外應之。出其言不善。則千里之外違之。言行者。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。大學所謂言悖而出者。亦悖而入。貨悖而入者。亦悖而出。曾子所謂出乎爾者。反乎爾者也。孟子所謂敬人者。人恒敬之。愛人者。人恒愛之。又所謂人必自侮。而後人侮之。國必自伐。而後人伐之。又所謂仁則榮。不仁則辱。惟此因果感應之機。又爲至近而至嚴也。如此。然汝勿謂天高高而在上矣。而其臨下也。則有赫。汝勿謂鬼神窈窈而莫覩矣。而其伺人也。則至察。余於是而知鬼神之屈伸。乃天道之自然也。故不通鬼神屈伸之機。則必不明天道自然之理。不明天道自然之理。則必不信因果感應之常。

三教以孔子爲宗

或問三教同與。林子曰。不知也。夫旣曰三教合一矣。而今日不知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合一二字之義。殆

非所謂同也。余每嘆世人鮮有能識字義者。既不識字義矣。而欲以明古先聖人之書也。不其難乎。然而所謂合一者。何義也。林子曰。合一也者。合一之之謂也。豈其同之之義耶。若以合一爲同焉。則卽標之以一。足矣。而又益以合字也。不其贅乎。故合而一之者。合儒道釋者流。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。此其義也。夫旣學孔子而儒矣。而又曰一之以孔子之儒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世之所謂儒者。又非孔子之所謂儒也。若釋老氏之不昏不嗣矣。豈其

教也。不與孔子之儒異耶。林子曰。老氏曷嘗不昏不嗣哉。而老氏之所以不昏不嗣者。蓋自宋藝祖始。而非老子之教之初也。若釋氏則有不昏不嗣者。亦有而昏而嗣者。要之佛卽心也。而釋氏之教。則固不專在於不昏不嗣者矣。此余之所以必欲合儒道釋者流。而一之以孔子之儒焉者也。余初三教歸儒之說。衆甚異焉。久乃信之。衆旣信矣。故余不復談矣。近又有來言三教者。余乃附其說於此卷之後。而與之談者。其略也。亦以見余昔日所云三教者。大都以孔子爲宗。而以世間法。以語世間人也。

且而非孝子之嫌也。亦非心也。而釋刃之嫌。
 不歸。若而孝刃之。則以不昏不歸。若蓋自宋。燕。歸。
 嫌也。不與。子之。謝。異。而。林。子。曰。孝。刃。母。嘗。不。昏。

